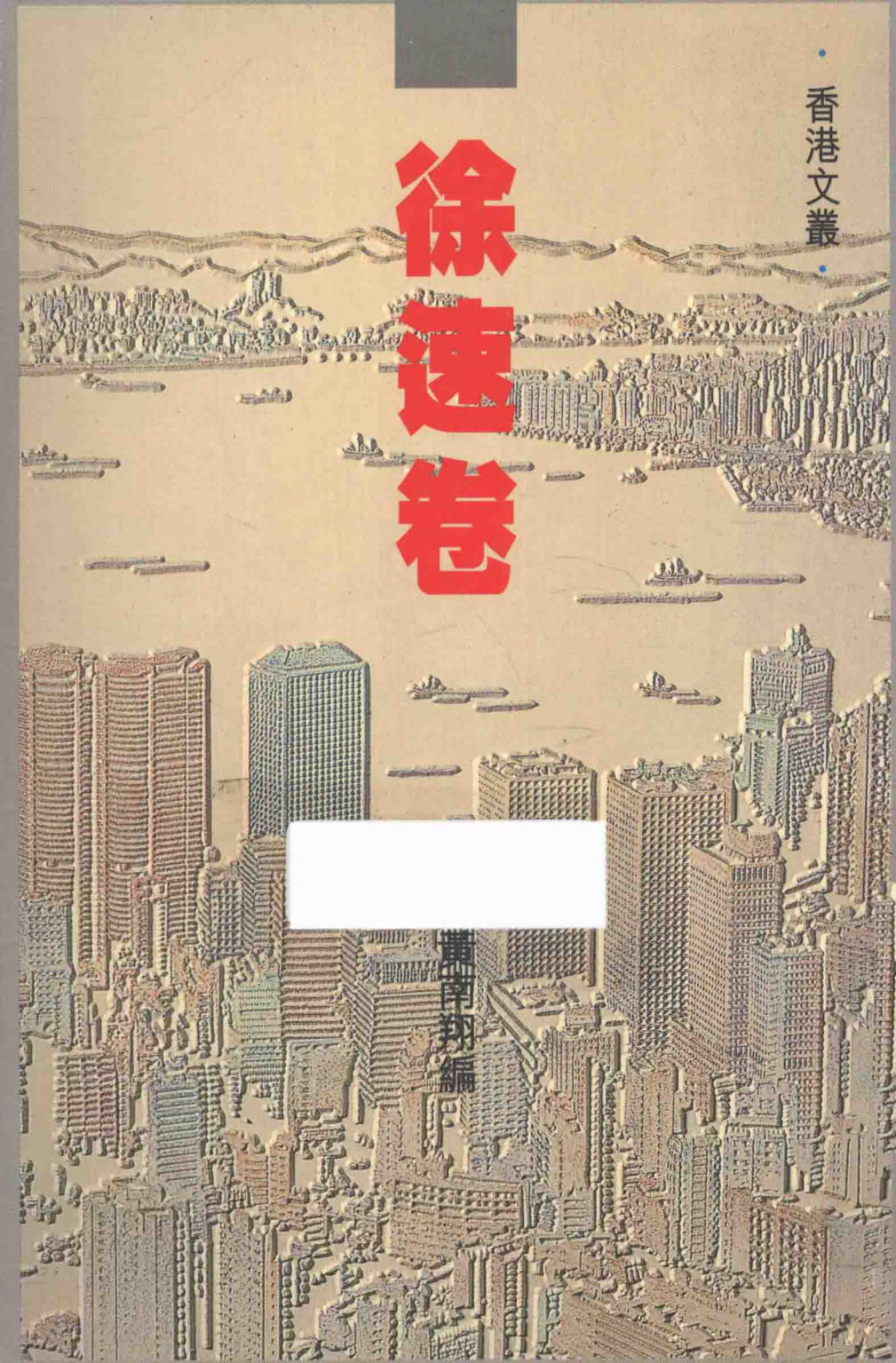


香港文叢

徐 速 卷



香港文叢

徐速卷

黃南翔編



責任編輯 舒非



本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徐速卷 (香港文叢)

編者 黃南翔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次 一九九八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 (137×210mm) 三四四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395·4

©199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徐速的文學生涯（代序）

徐速（一九二四—一九八一）是香港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其作品在港台和東南亞華人社會都有廣泛的影響。時至今日，他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櫻子姑娘》和《浪淘沙三部曲》等仍是不可多得的暢銷書，顯示其作品具有強韌的生命力。

徐速原名徐斌，又名徐直平，一九二四年生於江蘇省宿遷縣。他初中畢業時，適值抗戰軍興，於是投筆從戎，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十九期炮科，畢業後即奉調前線與日寇作戰，曾擔任過參謀等職。抗戰勝利後，他隨軍進駐北平，由於酷愛文學，特往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旁聽，並開始嘗試創作。一九四八年，他在北平創辦社會性和文藝性兼容的《新大陸》月刊，其處女作——中篇小說《春曉》，就是在這份刊物發表的。由於當時局勢急劇變化，《新大陸》出版了幾期只好結束，徐速亦離開北平度其流亡生活。

一九五〇年，徐速自成都抵港，先在自由出版社任編輯，並創作長篇小說《星星之火》，在《自由陣線》週刊連載。一九五二年，《星星之火》甫發表完，有一天，大概是該週刊發出的稿件出了問題，徐速到印刷廠準備為該稿件校對時，總編輯張葆恩先生叫他即席寫一篇約兩千字的散文頂上。怎知在下筆不能自休之下，一寫便寫了四千字，該期登不完，只好留待下一期續刊。殊不知這一續，竟續出了他的成名作——三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來。這也可以說是一件饒有興味的文壇逸事。

本來，徐速是以「星星·月亮·太陽」這個題目寫一篇散文的，打算當情節發展到徐堅白和阿蘭在黑夜裡談到私奔的問題時，就煞住筆，不再發展下去，要他們屈服於現實環境，留下一個美麗的懷念便算了。怎知發表後，老作家李輝英先生特打電話給張總編輯，說他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並請他轉告徐

速先生，切勿就此罷休。後來他還親自駕臨編輯部提醒徐先生：務要促成阿蘭私奔，讓故事繼續發展下去。結果在李輝英大力鼓勵下，徐速便讓徐堅白和阿蘭的際遇一路發展下去了。不過，由於當時還有很多作家在等《自由陣線》週刊的篇幅發表作品，徐速為免被人視為長期霸位，《星星·月亮·太陽》也就每期四千字或六千字，只刊三十多期就結束了。所以初稿僅有十幾萬字。後來他再增加了二十萬字，分作三集出版，再版時才合成一部。

《星星·月亮·太陽》出版後，一紙風行，一舉奠定了徐速名作家的地位。此書至今總印數不下五十萬冊，大概應該是香港長篇文藝小說銷量最多的一部。這部小說在六十年代曾由電懋公司改編成電影，菲律賓話劇團改編成話劇，香港電台改編為長篇廣播劇；八十年代初又由香港麗的電視（今「亞洲電視」前名）改編搬上螢光幕。最近還有一家電影公司洽購得它的電影和電視攝製權。

繼《星星·月亮·太陽》後，徐速於一九六〇年出版了另一部長篇小說《櫻子姑娘》，這部長篇在結構佈局上，較《星星·月亮·太陽》嚴謹、完整，是徐速本人也「比較滿意」的創作（見《櫻子姑娘·自序》）。香港無線電視翡翠台曾將它改編為電視劇。三年後，徐速再出版長篇小說《疑團》，這是他唯一的一部以香港現實社會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並且較多側重於心理描寫和偵探意味，但似乎並不成功。接着，徐速又重回到所熟悉的抗戰題材和他所拿手的抒情筆調，致力於創作百萬言的長篇巨著《浪淘沙三部曲：媛媛、驚濤、沉沙》。但由於此時他已患上高血壓病，因而寫來時斷時續，拖延了十多年，直至逝世時仍有少量部分未及完卷。對於文學事業，徐速孜孜矻矻，追求不懈，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

除上述所提及的長篇外，徐速還寫了不少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和文學評論，這些文字已結集於《第一片落葉》、《一得集》、《心窗集》、《百感集》、《啣杯集》和《徐速小論》等集子出版。

徐速有些作品也受到外國的重視。他的《櫻子姑娘》被韓國的朴在淵翻譯成韓文，於一九九二年在

漢城出版；短篇小說《十誠》，被韓國漢城大學主編的《世界文學短篇全集》所收錄（啟蒙社出版）；散文《雨》則被翻譯成英文，發表於美國ERSKINE大學主辦的一份評論雜誌上。

辦雜誌和搞出版，也是徐速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早於一九五二年即創辦高原出版社，以出版文學書籍為目的。五十年代，香港文學書籍的出版仍甚寂寥，「高原」出版的那些文學著作，對推動香港文學風氣起了積極的作用。在五十年代，徐速先後創辦了《海瀾》和《少年旬刊》兩種雜誌，前者側重文藝性，後者則以少年兒童為對象。這兩份雜誌結束後——一九六六年，徐速不惜以患高血壓之軀，創辦純文藝雜誌《當代文藝》月刊。該刊以推動海外文藝創作，培育青年作家為職志，苦心經營，維持了十四年之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私人所辦的純文藝雜誌能維持那麼多年而從不脫期的，《當代文藝》即使不能說是唯一，也是極少數中的一種；何況它每期在卷首都有一篇「社論」，嘉言讜論，激濁揚清，對廓清文壇歪風和提倡文學建設方面，猶似空谷足音，發人深省。環顧香港文壇，文藝雜誌此起彼伏，生生不息，惟每期均能以「社論」發抒文藝觀點、針砭時弊者並不多見。

在香港這個現實環境裡，徐速對文學的真誠和執着，的確是令人感佩的。可惜，這位作家僅以五十八歲的春秋盛年而撒手塵寰，使人覺得歲月對他實在太吝嗇了！否則，他有更大作為，自是可以期許。

黃南翔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

目次

1 徐速的文學生涯（代序）

第一輯 小說

3 媛媛（長篇小說節選）

56 殺妻記

158 春雨樓頭

169 第一片落葉

178 十誠

第二輯 散文

201 海

209 雪

213 雨

217 鞋

228 故人

239 割膽記

253 記林語堂與武者小路實篤

第三輯 評論

271 《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嗎？

附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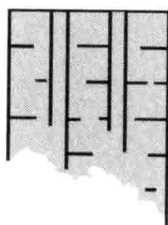
289 徐速小傳（黃南翔）

291 徐速重要文學活動及作品年表（黃南翔）

293 徐速先生暢談創作和文學批評（杜漸）

305 徐速小說與儒家思想（陳賢茂）

320 徐速的創作（王劍叢）



小

説

媛媛（長篇小說節選）

編者按：本篇節選自徐速生前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浪淘沙三部曲」第一部《媛媛》前十節。此長篇寫於六十年代中期，於一九六六年二月起開始在《當代文藝》月刊連載，後由於徐速健康欠佳而一度中輟，至徐氏去世時仍未完卷，結尾若干章節由徐夫人張慧貞女士續完。這部長篇近百萬言，分為《媛媛》、《驚濤》和《沉沙》三部出版。徐速的長篇小說均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且多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本篇基本上反映了這位著名小說家處理長篇小說的手法及其作品特色。

一

抗戰那年，我正滿十七歲。像一般愛織夢的青年人，我給自己的生命設計了許多美好的圖案；尤其對如火如荼的抗戰前途，更有狂熱的嚮往。

是的，祖國在漫天烽火中拼鬥了，睡獅在百年屈辱中醒來了，大時代在呼喚中華民族的青年男女：「前進！中國的青年，挺戰！中國的青年，中國恰像暴風雨中的破船……」這些豪邁的歌聲，多麼強烈的刺激着我們的心靈；何況，我自小就跟父親在大海洋裡長大的，在血液裡就潛在一種冒險犯難的性格。

然而，我卻蜷伏在故鄉的小山城，過着苟安而苦悶的學校生活。

有幾次，我很想衝出家庭的樊籠，投進戰爭的行列，躍馬持槍，像那些愛國戰士們衝入敵陣。但是，一看到寡母幽淒的眼神，祖父的舐犢情深，我就失去反抗的勇氣——父親死得早，我是母親的獨生子，也是歐陽家唯一的承繼人；在傳統的壓力下，我真自慚是言論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那年夏天，讀完縣城的中學，面臨到前途的抉擇，同學們都成群結隊的跑到江西上饒去投考軍校或者轉到大後方讀大學；但祖父卻藉口我的國學根柢很差，半哄半騙地將我幽禁在他的書齋裡。

祖父書齋裡的藏書很豐富，很快就使我沉溺在知識的海洋裡。在他的誘導下，我深深地愛上了文藝女神。

可是，夜半的槍聲，哭聲，吶喊聲不時的將我從象牙塔的夢境中喚醒；一種無名的哀愁，便像一把火焰又在孤清的心房裡燃燒起來。那些舊詩詞固然潛移默化了我浮燥的氣質，同時也給我更多的傷感和焦灼。

冬盡春來，萬物都欣欣向榮，只有祖父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和母親商量好幾次，決定送我到上海投考大學。由祖父負責管教，一來可以得到深造，二來也絕息我鋌而走險的念頭。

臨行時，祖父仍然搬出那套理論來叮囑我：不管敵前敵後，學識是重要的，學識越深，將來對國家的貢獻也越大；抗戰只是過渡時期，而建國才是最終的目的。

因為叔父是個鰥夫，母親對我的生活起居很不放心，好在我家世僕老王也在上海，母親親筆寫信給他，要他小心照顧我。老王是我祖父的書僮，做過我父親的伴讀，長大後就在父親的船上做水手，可說是我童年時的好朋友；直到海船失事，他才回上海給叔父做司機。

這時候的上海早在二年前淪陷了，但租界還是日軍管轄不到的地方，依然保持着戰前的繁華。這裡有投機倒把的奸商，也有冒險犯難的抗日分子；有腰纏萬貫的難民，也有一文不名的富翁；當然，更少不了都市蛆蟲——幫會、流氓、賭徒、娼妓；魚龍混雜，蛇鼠一窩，酒食徵逐，紙醉金迷；倒將這個設在火藥庫上的自由孤島，點綴得五光十色，歌舞昇平。

叔父住在法租界的一條幽靜馬路的尾端，一座哥德式的古老樓房，並不算十分華麗，倒也精緻典雅。小院內有個圓形花壇，重重疊疊的盆景圍繞着中間凸起的噴水池，設計頗具匠心；但我還是喜歡那

尖塔形的屋頂，圓柱環立的露台，和客廳天花板的浮雕；使人體驗到哥德的文學氣質，——它揉和了古典主義的氣氛與浪漫主義的情調，而顯得那麼和諧、生動。

可是，在這幢充滿藝術色彩的建築物裡，卻冷清得怕人。叔父住在樓上，我住在樓下緊鄰客廳的書房，老王住在大門口的傳達室；車房、廚房、工人房，都遠在屋後的一列平房，夜裡不消說；白天與我作伴的也只有一個又老又醜的女僕李媽，和一個半痴半聾的園丁老吳。

叔父是興亞銀行的經理，兼營出入口貿易生意，這間銀行成立不久，業務卻很發達；他的收入着實可觀，生活過得很優越。像一般富商的外表那樣，他養得白白胖胖，面孔圓圓，笑起來像個彌勒佛。也許他感覺太平凡了，故意戴着寬邊黑眼鏡，鼻下蓄着希特勒式的小鬍子，看來有點滑稽，幸好他老是啣着一根又粗又長的雪茄，裝着邱吉爾式的紳士風度。

在我的記憶中，叔父年輕時是相當儉樸勤勞而富有進取心的愛國志士。那時，他從日本帝大留學回來，仍然穿一套又髒又舊的學生裝，據說那是表示激進、好學的標幟；一提到時局問題，他總是雄辯滔滔，意氣風發，滿口革命名詞。為了言論激烈，觸犯了政府法令，坐了一年牢，出獄後又轉入法國巴黎大學繼續深造；假期歸來時，氣質和外貌都起了鉅大的變化，衣飾華麗，長髮披肩，帶着幾分狂傲的詩人氣質。除了漂亮女人，他對任何人都翻白眼，不過對我總算客氣點，他承認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但他還是憂慮我未必能趕上偉大的時代。

偉大的抗戰時代來臨了，叔父也從歐美旅遊歸來。可是，出乎意外，他卻貪生怕死，躲進租界，在外國人的庇護下變成了滿身銅臭的市儈。

老實說，我很憎厭叔父這種俗不可耐的氣味，當我一到上海和他見面時，他卻像招待陌生客人似的，裝模做樣的和我握手問好，油頭滑腦地讓坐讓茶。晚上，他向我打聽家鄉親鄰的情況，我故意渲染日軍在鄉下的暴行，親鄰們所受的災難，以及遊擊隊的英勇抗敵的事蹟，但他好像無動於衷，只是聳聳

肩頭，拍拍屁股，無可奈何的咳嗽幾聲就算了。

從短短的談話中，我想大概一個人過了四十歲，壯志和熱情都消沉了，變成貪婪，自私，冷酷，喜怒不形於色的老狐狸。可是，老王並沒有變，仍然保持我們家鄉的純樸氣質，而且在性格上比他年輕時的修養更為爐火純青，對人謙卑溫和，溫和得像隻老貓；只是牛山濯濯，頭皮光亮就像個修行多年的老和尚。

「習相近，性相遠」祖父平時教導我的人性的論，現在在叔父身上找到了證例，一個人有了錢，連靈魂也被物質生活腐化了。這使我想起歌德的「浮士德與魔鬼」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於是，我索性說出被他遺棄的孀母去世的情形來刺激他，而他卻好像在聽別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製造的淒清氣氛中露出一絲苦笑。

我不能看着叔父這樣的沉淪下去，很想糾正他這種墮落的生活意識，可是他卻將話題轉到我的功課上去。

我很驚異叔父超人的記憶力，他離開學校這麼多年，仍能背出許多數理公式；只是在文學方面，顯得比較生疏和粗淺。

他對我的升學問題表示很樂觀，要我在家裡自修，等候考試；如果功課上有問題，可以叫老王送我到他的好友夏中教授那裡質疑問難。

當我和他討論到時局問題，他彷彿猜透了我的意圖，連連看錶，打呵欠，叫老王送我到書房去休息。

第二天，我仍想找機會向他長談，可是他一早就出去了，直到深夜才回來；過幾天，索性連人影也看不到，問起老王，才知道他和幾個朋友到杭州度假去了。

我想，那是因為他自慚形穢，故意來逃避我的責難，一個人還能自愧內疚，就表示尚有悔悟的機

會。

在叔父家中，我很少外出，除了溫習功課，只有找老王聊天。

於是，我向他打聽叔父平時的生活情形，來證實我的觀察；果然，他將叔父的秘密都和盤告訴我：他說叔父的銀行業務並不花費多大精力，董事會是由英美日殷商組成的，由一個日本人名叫豬太郎的運籌經營，幾乎壟斷了上海的金融；出入口生意是與幫會頭子蕭三爺合股的，更不用他操心，倒是應酬交際佔着他大部分時間。尤其是對於異性追逐，終日忙碌得像花叢裡的蝴蝶，某處有他的「小公館」，某處歌女跟他有「交情」，某處著名的交際花已成為他的膩友了。經老王這一說，我才豁然而悟，很明顯是因為孀母去世後，他從舊式婚姻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又恢復年輕時的浪漫作風，加上物質條件的優越，才變成這樣放蕩不羈的「蝴蝶」。

可是，當我將我的看法和老王討論時，他卻不同意我的意見。

「那他可以名正言順的續絃啊，省得這樣不三不四的鬼混！」

「恐怕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對象。」

「鬼才信！」老王連連地搖頭：「他整天在女人窩裡，找個太太比買隻茶杯還容易。」

也許他嫌茶味太淡，中年人需要一瓶烈酒！於是，我賣弄起佛洛伊特的心理學，分析得頭頭是道，但老王卻不懂得這些學問，我只有直截了當的告訴他：「歡場的女人，根本談不上愛情的。」

「也對！」老王好像被我說服了，他沉思一會，很感慨地嘆口氣：「你這樣小小年紀，竟比你叔父明白得多，也省得老爺子為你擔心了。你說得對，婚姻對人的影響很大，所以交女朋友可不能馬馬虎虎，你看！你叔父不就是吃盡了女人的虧，有幾次，我親眼看見他哭得很傷心……。」

「你親眼看見他哭的麼？」我的心理學理論破產了。

「是的，起初我以為他是大笑，後來竟看到他淚流滿面。」

「那是他喝醉了酒？」

「沒有，那天他連酒瓶的蓋子都沒有開過！」

奇怪，這麼大的人也會哭？這麼幸福的生活還不滿足？這就不是我的知識能力所能解釋的了。老王當然也想不通其中奧秘，只勸我少管閒事，自求上進。

老王雖然粗通文字，但足跡遍天下，見識廣博，從前就倚老賣老的來教導我，現在更以叔父的變性作為話題，因此，我更能深切的體會叔父的生活型態。我覺得這些還不大緊要，最可怕的，他對國家，對抗戰前途也失去了信心。

「聰明反被聰明誤，色字頭上一把刀。」老王每次跟我談到這個問題，最後總是像留聲機似的對我說一遍：「阿明，可不要以你叔父做榜樣啊！」

「我不會學他，我根本鄙視不正經的壞女人！」

「我不是像老爺子教你的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那一套老古板，交女朋友是可以的，沉迷女色卻是要不得！」老王正經的說：「你年紀也不小了，也要留心合適的對象，女孩子麼——才、德、貌三項，賢德第一，學問第二，相貌長得端正就夠了。」

「還早哩！」我靦腆的說：「男兒志在四方，我不應該想到這些，是嗎？」

老王聽我這樣回答他，立刻高高興興的豎起大姆指，學着當時流行在上海的日本人的腔調：「阿明！你的很好，大大的好！」其實，盤旋在我腦海裡的，卻是老王想不到的——許多困擾我的現實問題。

——別人在後方流汗，而我卻在這舒適的花園洋房裡享福。

——別人在前線流血，而我卻躲在外國人的羽翼下醉生夢死。

——別人在轟炸機下做實驗，而我還在故紙堆中檢些不切實際的死學問。

叔父帶着一身脂粉的香氣，從人間天堂的西湖回來了。我很想找他談談，但他彷彿遊興未闌，只在家裡打個轉身，又如驚鴻般的飄然而去。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夜晚，他終於拖着疲憊的身子走進了我的書房，懶洋洋地躺在沙發裡，呷着老王給他煮的濃咖啡，悠閒的吐着煙圈。他看我做完了數學題，才輕聲的說：「休息一會兒吧！阿明！」

我伸一伸懶腰站起來，倒了一杯冰水，照他的手勢坐在他身邊的小轉椅上。我很想乘機向他傾吐我內心的疑慮，可是，他卻溫和的撫着我的頭髮。

「阿明！從鄉下到上海來，算來也有個把月了，我很抱歉沒有帶你去玩一次！」

「功課要緊啊！」我說：「聽說大學入學試很嚴格，而我的理科又很差。」

「那不要緊，到時我跟夏中教授打個招呼就是了，我們銀行每年都捐很多錢給他們，如今我的侄子去讀書，還不賣個面子嗎！」

「不！」我搖搖頭說：「我要憑自己的能力去考！」

「我不是教你去行私作弊啊！」他笑一笑，噴出一大口煙霧：「讀書是目的，考試不過是手段，為了目的，就不妨靈活運用一下手段。譬如說，你的理科比較差，但你在文科方面卻比此地的學生造詣深，而理科又不是短短個把月就可以突飛猛進的，這就不必多走冤枉路了，是麼？」

我覺察到他的語氣似乎有些嘲笑的意味，但他的分析確有道理，大概他曾仔細研究過我的成績報告單。

「我仍要盡到最大的努力！」我執拗地說。

「我不喜歡你做個書獃子，你怎麼忘記你父親那種闖世界的精神，他沒有讀過航海學，卻做了最好